

鹿鼎記

金庸作品集 35

廣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

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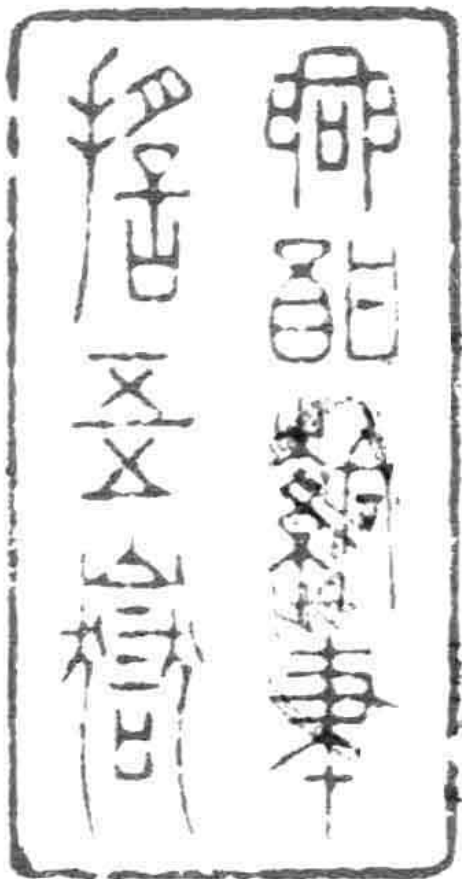
金庸



鹿鼎記

【肆】

金庸



(清·許容「興酣落筆搖五岳」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鹿鼎记/金庸著. —2版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7. 8
ISBN 978-7-80731-091-4

I. 鹿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43161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7-088号

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封面绘图: 李志清

敬告读者

为了维护读者、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,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刮开涂层,可见到一组数码,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。

1.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,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#键结束。
2.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。
3. 网上查询www.macs.com.cn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或直接与我们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20-34297719 13570022400

我们对举报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。

广州出版社
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

目
录

- 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垒
滇池千顷沸波涛 1149
- 第三十二回 歌喉欲断从弦续
舞袖能长听客夸 1185
- 第三十三回 谁无痼疾难相笑
各有风流两不如 1221
- 第三十四回 一纸兴亡看覆鹿
千年灰劫付冥鸿 1265
- 第三十五回 曾随东西南北路
独结冰霜雨雪缘 1323

- 第三十六回 犵鸟蛮花天万里
朔云边雪路千盘 1357
- 第三十七回 辕门谁上平蛮策
朝议先颁谕蜀文 1393
- 第三十八回 纵横野马群飞路
跋扈风筝一线天 1425
- 第三十九回 先生乐事行如带
小子浮踪寄若萍 1459
- 第四十回 待兔只疑株可守
求鱼方悔木难缘 1521



公主缩在床角，拉了锦被挡在胸口，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，双臂赤裸，显然全身没穿衣衫，吴应熊赤条条地躺在地下，一动不动，下身全是鲜血，右手拿着一柄短刀。

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垒 滇池千顷沸波涛

韦小宝晚饭过后，又等了大半个时辰，才踱到建宁公主房中。

公主早等得心焦，怒道：“怎么到这时候才来？”韦小宝气忿忿地道：“你公公拉住了我说话，口出大逆不道的言语，我跟他争辩了半天。若不是牵记着你，我这时候还在跟他争呢。”公主道：“他说什么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说皇上老疑心他是奸臣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说皇上若有疑心，怎会让公主下嫁你的儿子？他说皇上定是不喜欢你，有意坑害你。”

公主大怒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“这老乌龟胡说八道，我去扯下他的胡子来。你叫他快快来见我！”

韦小宝也满脸怒容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当时我就要跟他拼命。我说：皇上最喜欢公主不过。公主又貌美，又聪明，你儿子哪一点儿配得上了？我又说：你胆敢说这等话，公主不嫁了，我们明天立刻回北京。像公主这等人才，天下不知有多少人争着要娶她为妻。我心里有一句话没说出来。我实在想跟老乌龟说：我韦小宝巴不得想娶了公主呢。”

公主登时眉花眼笑，说道：“对，对！你干吗不跟他说？小宝，咱们明日就回北京去。我去跟皇帝哥哥说，非嫁了

你不可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老乌龟见我发怒，登时软了下来，说他刚才胡言乱语，不过说笑，千万不可当真，更加不可传进公主的耳里。我说，我姓韦的对皇上和公主最忠心不过，从来不敢有半句话瞒骗皇上和公主。”

公主搂住他脖子，在他脸上轻轻一吻，说道：“我早知你对我十分忠心。”

韦小宝也吻她一下，说道：“老乌龟慌了，险些儿跪下来求我，又送了两把罗刹人的火枪给我，要我一力为他遮掩。”说着取出火枪，装了火药铁弹，让公主向花园中发射。

公主依法开枪，见这火枪一声巨响，便轰断了一根大树枝，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要一支，我要一支，两根火枪本来是一对儿。”公主叹道：“两根火枪一雄一雌，并排睡在这木盒儿里，何等亲热？一分开，两个儿都孤零零的十分凄凉了。我不要，还是你一起收着吧。”说这话时，想到皇帝旨意毕竟不可更改，自己要嫁韦小宝，终究是一句虚话罢了。

韦小宝搂住了她着意慰抚，在她耳边说些轻薄话儿。公主听到情浓处，不禁双颊晕红，吃吃而笑。韦小宝为她宽衣解带，拉过锦被盖住她赤裸的身子，心想：“怎地大汉奸的手下还不放火？最好他们冲到这里来搜查，撞见了公主赤身裸体，公主便可翻脸发作。”

他坐在床沿，轻轻抚摸公主的脸蛋，竖起了耳朵倾听屋外动静。公主鼻中唔唔做声，昵声道：“我……我这可要睡了。你……你……”

耳听得花园里已打初更，韦小宝正自等得不耐，突然间锣声铿锵响动，有十余人大叫：“走水啦，走水啦！”公主一惊坐起，

搂住韦小宝的脖子，颤声问道：“走水？”韦小宝怒道：“他妈的，定是老乌龟放火，要烧死你我二人灭口，免得泄漏了他今日的胡话。”公主更加惊慌，问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别怕。韦小宝赤胆忠心，就是性命不保，也要保卫我的亲亲好公主平安周全。”轻轻挣脱了她搂抱，走到房门口，如见有人冲来，自己可先得走出公主卧房。

但听得人声鼎沸，四下里呐喊声起：“走水！走水！快去保护公主。”韦小宝往窗外张去，只见花园中十余人快步而来，心想：“大汉奸这些手下人来得好快。他们早就进了安阜园，伏在隐蔽之处，一听得火警，便即现身。”回头对公主道：“公主，没什么大火，你不用怕。老乌龟是来捉奸。”

公主颤声道：“捉……捉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定是疑心你跟我好，想来捉奸。”说着打开了屋门，说道：“你躺在被窝里不用起身，我站在门外。倘若真有火头烧过来，我就背了你逃走。”公主大是感激，说道：“小宝，你……你待我真好。”

韦小宝在屋门外一站，大声道：“大家保护公主要紧。”呼喝声中，已有平西王府的家将卫士飞奔而至，叫道：“韦爵爷，园子中失火，世子已亲来保护公主。”只见东北角上两排灯笼，拥着一行人过来，当先一人正是吴应熊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为了搜查那蒙古大胡子，竟由小汉奸亲自出马带队，可见对大胡子十分看重，勾结蒙古、罗刹国造反之事，定然不假。”只听得吴应熊遥遥叫道：“公主殿下平安吗？”一名卫士叫道：“韦爵爷已在这里守卫。”吴应熊道：“那好极了！韦爵爷，这可辛苦你了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辛苦什么？我搂着公主亲热，好辛苦么？你为此对我感激不尽吗？这倒不用客气了。”

接着韦小宝所统带的御前侍卫、骁骑营佐领等也纷纷赶

到。各人深夜从床上惊跳起身，都衣衫不整，有的赤足，有的没穿上衣，模样十分惊惶。大家一听得火警，便想：“倘若烧死了公主，那是杀头的大罪。”是以忙不迭地赶来。

韦小宝吩咐众侍卫官兵分守四周。张康年一扯他衣袖，韦小宝走开了几步。张康年低声道：“韦副总管，这事有诈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怎么？”张康年道：“火警一起，平西王府家将便四面八方跳墙进来，显是早就有备。他们口中大叫救火，却到各间房中搜查，咱们兄弟喝骂阻拦也是无用，已有好几人跟他们打了架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吴三桂疑心我们打他的主意，我看他要造反！”

张康年吃了一惊，向吴应熊瞧去，低声道：“当真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让他们搜查好了，不用阻拦。”张康年点点头，悄悄向北京来的官兵传令。

这时园子西南角和东南角都隐隐见到火光，十几架水龙已在浇水，水头却射向天空，一道道白晃晃的水柱，便似大喷泉一般。

韦小宝走到吴应熊身前，说道：“小王爷，你神机妙算，当真令人佩服，当年诸葛亮、刘伯温也不及你的能耐。”吴应熊一怔，道：“韦爵爷取笑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决非取笑。你定然屈指算到，今晚初更时分，安阜园中要起火，烧死了公主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因此预先穿得整整齐齐，守在园子之外，耐心等候。一待火起，一声令下，大伙儿便跳进来救火。哈哈，好本事，好本事！”

吴应熊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倒不是事先料得到，这也是碰巧。今晚我姊夫夏国相请客，兄弟吃酒回来，带领了卫士家将路过此地，正好碰上了园中失火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听说书先生说道：‘诸葛一生惟谨慎。’我说小王爷胜过了诸葛亮，那是一点也不错的。小

王爷到姊夫家里喝酒,随身也带了水龙队,果然大有好处,可不是在这儿用上了么?”

吴应熊知他瞧破了自己的布置,脸上又是一红,讪讪地道:“这时候风高物燥,容易起火,还是小心些好的,这叫做有备无患。”韦小宝道:“正是。只可惜小王爷还有一样没见到。”吴应熊道:“倒要请教。”韦小宝道:“下次小王爷去姊夫家喝酒,最好再带一队泥水木匠,挑备砖瓦、木材、石灰、铁钉。”吴应熊问道:“却不知为了何用?”韦小宝道:“万一你姊夫家里失火,水龙队只朝天喷水,不肯救火,你姊夫家不免烧成了白地。小王爷就可立刻下令,叫泥水匠给你姊夫重起高楼。这叫做有备无患啊。”

吴应熊嘿嘿嘿地干笑几声,向身旁卫士道:“韦爵爷查到水龙队办事不力,你去将正副队长抓了起来,回头打断了他们的狗腿子。”那卫士奉命而去。

韦小宝问道:“小王爷,你将水龙队正副队长的狗腿子打断之后,再升他们什么官?”吴应熊一怔,道:“韦爵爷,这句话我可又不明白了。”韦小宝道:“我可也不明白了。我想,嘿,小王爷只好在黑坎子再起两座大监狱,派这两个给打断了腿的正副队长去当典狱官。”

吴应熊脸上变色,心想:“你这小子好厉害,卢一峰当黑坎子监狱典狱官,你竟也知道了。”当下假作不明其意,笑道:“韦爵爷真会说笑话,难怪皇上这么喜欢你。”打定主意:“回头就命人去杀了卢一峰,给这小子来个死无对证。”

不久平西王府家将卫士纷纷回报,火势并未延烧,已渐渐小了下来。韦小宝细听各人言语,并未察觉打何暗语,但见吴应熊每听一人回报,脸上总微有不愉之色,显是得知尚未查到罕帖摩,不知他们使何暗语。留神察看众家将的神情,亦无所

见。忽见一名家将又奔来禀报，说道火头突然转大，似向这边延烧，最好请公主启驾，以防惊动。吴应熊点了点头。

韦小宝站在一旁，似是满不在意，其实却在留神他的神色举止，只见吴应熊眼光下垂，射向那家将右腿。韦小宝顺着他眼光瞧去，见那家将右手拇指食指搭成一圈，贴于大腿旁。韦小宝登时恍然：“原来两根手指搭成一圈，便是说没找到罕帖摩。说话中却无暗号。”

吴应熊道：“韦爵爷，火头既向这边烧来，咱们还是请公主移驾吧，倘若惊吓了公主殿下，那可罪该万死。”

韦小宝知道平西王府家将到处找不着罕帖摩，园中只剩下公主的卧房一处未搜，他们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连公主卧房也要搜上一搜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一时童心大盛，提起右手，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圈，在吴应熊脸前晃了几晃。

这个记号一打，吴应熊固然大吃一惊，他手下众家将也都神色大变。吴应熊颤声问道：“韦……韦爵爷……，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难道这个记号的意思你也不懂？”吴应熊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这记号，这记号，嗯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铜钱，韦爵爷是说要银子铜钱，公主才能移驾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小汉奸的脑筋倒也动得好快。”当下笑笑不答。吴应熊笑道：“铜钱银子的事，咱们是自己兄弟，自然一切好商量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小王爷如此慷慨大方，我这里代众位兄弟多谢了。小王爷，请公主移驾的事，你自己去办吧。”笑了笑：“你们是夫妻，一切好商量。深更半夜的，小将可不便闯进公主房里去。”心想：“就让你自己去看个明白，那蒙古大胡子是不是躲在房里。”

吴应熊微一踌躇，点了点头，推开屋门，走进外堂，在房门外朗声道：“臣吴应熊在此督率人众救火，保护公主。现下火头

向这边延烧,请公主移驾,以策万全。”隔了一会,只听得房内一个娇柔的声音“嗯”的一声。吴应熊心想:“你我虽未成婚,但我是额驸,名分早定,此刻事急,我进你房来,也不算越礼。罕帖摩的事不查个明白,终究不妥。除我之外,旁人也不能进你房来。”当即推开房门,走了进去。

韦小宝和百余名御前侍卫、骁骑营将官、平西王府家将都候在屋外。过了良久,始终不闻房中有何动静。

又过一会,众人你瞧瞧我,我瞧瞧你,脸边嘴角,均含笑意,大家心中所想的全是同一回事:“这对未婚夫妻从未见过面,忽在公主闺房中相会,情况定极香艳。不知两人要说些什么话?小王爷会不会将公主搂在怀里,抱上一抱,亲上一亲?”只有韦小宝心中大有醋意,虽知吴应熊志在搜查罕帖摩,这当儿未必会有心情和公主亲热,但公主这骚货什么事都做得出,吴应熊远比自己高大英俊,公主自行去跟吴应熊亲热,那也难说得很。

突然之间,听得公主尖声叫道:“大胆无礼!你……你……不可这样,快出去。”屋外众人相顾而嘻,均想:“小王爷忍不住动手了。”只听得公主又叫:“你……你不能,不能脱我衣衫,我不脱!你剥我裤子,那成什么样子?滚出去!啊哟,救命,救命!这人强奸我哪!他强奸我,救命,救命!”

众人忍不住好笑,均觉吴应熊太过猴急,忒也大胆,虽然公主终究是他妻子,怎可尚未成婚,便即胡来?有几名武将终于笑出声来。御前侍卫等都瞧着韦小宝,候他眼色行事,是否要保护公主,心中均想:“吴应熊这小子强奸公主,虽然无礼,但毕竟是他们夫妻间的私事。我们做奴才的妄加干预,定然自讨没趣。”

韦小宝心中却怦怦乱跳:“这小汉奸为人精明,怎地如此胡

闹？难道他……他真想加害公主吗？”当即大声叫道：“小王爷，请你快快出来，不可得罪了公主。”

公主突然大叫：“救命！”声音凄厉之极。韦小宝大吃一惊，手一挥，叫道：“闹出大事来啦！”抢步入屋。几名御前侍卫和王府家将跟了进去。

只见寝室房门敞开，公主缩在床角，身上罩了锦被，一双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，双臂裸露，显然全身没穿衣衫。吴应熊衣裤皆脱，赤条条地躺在地下，一动不动，下身全是鲜血，右手中握着一柄短刀。众人见了这等情状，都惊得呆了。王府家将忙去察看吴应熊的死活，一探鼻息，尚有呼吸，心脏也尚在跳动，却是晕了过去。

公主哭叫：“这人……这人对我无礼……他是谁？韦爵爷，快快抓了他去杀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便是额驸吴应熊。”公主叫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他剥光了我衣裤，自己又脱了衣衫，他要强奸我……这恶徒，快把他杀了！”

一众御前侍卫均感愤怒，自己奉皇命差遣，保卫公主，公主是今上御妹，金枝玉叶的贵体，却受吴应熊这小子如此侮辱，每人都可说是有亏职守。王府家将却个个神色尴尬，内心有愧。其中数人精明能干，心想事已至此，倘能在公主房中查到罕帖摩，或能对公主反咬一口，至少也有些强词夺理的余地，当下假装手忙脚乱地救护吴应熊，其实眼光四射，连床底也瞧到了，却哪里有罕帖摩的踪影？

突然之间，一名王府家将叫了起来：“世子……世子的下身……下身……”吴应熊下身鲜血淋漓，众人都已看到，初时还道是他对公主无礼之故，这时听那人一叫，都向他下身瞧去，只见鲜血还在不住涌出，显是受了伤。众家将都惊慌起来，身边携有刀伤药的，忙取出给他敷上。

韦小宝喝道：“吴应熊对公主无礼，犯大不敬重罪，先扣押了起来，奏明皇上治罪。”众侍卫齐声答应，上前将他拉起。

王府家将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，吴应熊确是对公主无礼，绝难抵赖，听韦小宝这样说，只有暗叫：“糟糕，糟糕！”谁也不敢稍有抗拒之心。一名家将躬身说道：“韦爵爷开恩。世子受了伤，请韦爵爷准许世子回府医治。我们王爷必感大德。世子确是万分不是，还请公主宽宏大量，韦爵爷多多担待。”

韦小宝板起了脸，说道：“这等大罪，我们可不敢欺瞒皇上，有谁担待得起？有话到外面去说，大伙儿拥在公主卧房之中，算什么样子？哪有这等规矩？”

众家将喏喏连声，扶着吴应熊退出，众侍卫也都退出，只剩下公主和韦小宝二人。

公主忽地微笑，向韦小宝招招手。韦小宝走到床前，公主搂住他肩头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我阉割了他。”韦小宝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什么？”公主在他耳中吹了一口气，低声笑道：“我用火枪指住他，逼他脱光衣服，然后用枪柄在他脑袋上重击一记，打得他晕了过去，再割了他的讨厌东西。从今而后，他只能做我太监，不能做我丈夫了。”

韦小宝又好笑，又吃惊，说道：“你大胆胡闹，这祸可闯得不小。”

公主道：“闯什么祸了？我这可是一心一意为着你。我就算嫁了他，也只是假夫妻，总而言之，不会让你戴绿帽做乌龟。”

韦小宝心下念头急转，只这件事情实在太过出于意外，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公主又道：“强奸无礼什么都是假的。不过我大叫大嚷，你们在外面都听见了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点点头。公主微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咱们还怕他什么？就算吴三桂生气，也知道是自己儿子不好。”韦小宝唉声叹气，道：“倘若他给你一

刀割死了,那可如何是好?”公主道:“怎么会割死?咱们宫里几千名太监,哪一个给割死了?”

韦小宝道:“好,你一口咬定是他强奸你,拿了刀子逼你。你拼命抗拒,伸手推他。他手里拿着刀子,又脱光了衣服,就这样一推一挥,自己割了去。”

公主埋首锦被,吃吃而笑,低声道:“对啦,就这样说,是他自己割了的。自己割自己,又怪得谁了?”

韦小宝回到房外,将吴应熊持刀强逼、公主竭力抗拒、挣扎之中吴应熊自行阉割之事,低声向众侍卫说了。众人无不失惊而笑,都说吴应熊色胆包天,自遭报应。有几名吴应熊的家将留着探听动静,在旁偷听到后,都脸有愧色。

安阜园中闹了这等大事出来,王府家将迅即扑灭火头,飞报吴三桂,一面急传大夫给吴应熊治伤。御前侍卫将吴应熊受伤的原因立即传了开去,连王府家将也均众口一词,都说全因世子对公主无礼而起。各人不免加油添酱,有的说听到世子如何强脱公主衣衫,怎样自己脱光衣裤;有的说世子如何手持短刀,强行威迫。至于世子如何惨遭阉割,各人更说得活龙活现,世子怎样用刀子架在公主颈中,公主怎样挣扎阻挡,怎样推动世子手臂,一刀挥过,就此糟糕,种种情状,皆似亲眼目睹一般。说者口沫横飞,连说带比;听众目瞪口呆,不住点头。

过得小半个时辰,吴三桂得到急报,飞骑到来,立即在公主屋外磕头谢罪,气急败坏地连称:“罪该万死!”

韦小宝站在一旁,愁形于色,说道:“王爷请起,小将给你进去探探公主的口气。”

吴三桂从怀中掏出一把翡翠珠玉,塞在他手里,说道:“韦兄弟,小王匆匆赶来,没带银票,这些珠宝,请你分赏给各位侍卫兄弟。公主面前,务请美言。”

韦小宝将珠宝塞还他手中,说道:“王爷望安,小将只要能出得到力气的,决计尽力而为,暂且不领王爷的赏赐。这件事实在太大了,小将自上到下,个个是杀头的罪名,只盼不要满门抄斩就好了。唉,这位公主性子高傲,她是三贞九烈、娇生惯养的黄花闺女,便是太后和皇上也容让她三分,世子实在……实在太大胆了些。”吴三桂道:“是,是。韦兄弟在公主跟前说得了话,千万拜托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,脸色郑重,走到公主屋门前,朗声说道:“启禀公主:平西王爷亲来谢罪,请公主念他是有功老臣,从宽发落。”

吴三桂低声道:“是,是!老臣在这里磕头,请公主从宽发落。”

过了半晌,公主房中并无应声,韦小宝又说了一遍,忽听得砰的一声,似是一张凳子倒地。韦小宝和吴三桂相顾惊疑。只听得一名宫女叫了起来:“公主,公主,你千万不可自寻短见!”

吴三桂吓得脸都白了,心想:“公主倘若自尽而死,虽然眼下诸事尚未齐备,也只有立刻举兵起事了。逼死公主的罪名,却如何担当得起?”

但听房中几名宫女哭声大作。一名宫女匆匆走出,哭道:“韦……韦爵爷,公主殿下悬梁自尽,你……你快来救……救……”

韦小宝踌躇道:“公主的寝殿,我们做奴才的可不便进去。”

吴三桂轻轻推他背心,说道:“事急从权,快救公主要紧。”转头对家将道:“快传大夫。”说着又在韦小宝背上推了一把。

韦小宝抢步进房,只见公主躺在床上,七八名宫女围着哭叫。韦小宝道:“我有内功,救得活公主。”众宫女让在一旁。只见公主双目紧闭,呼吸低微,头颈里果然勒起了一条红印,梁上